

田水泉◎著

心中

上兴想：人，只有

的念头，到既好又好笑。如果真是那

为啊！魏柏兴说：“去！”

的答复，怎么？事情的重量

没有什么力量和智慧，只怕县县长”

“笑，看来公安局”进去了县县长”

“要是真是按照调查”件中说”

这样的处理”

二、找县县长，说说以公平合理的答富雷给他说的”

到其强大的人恐怕没有人物的勇气”

镇不住来自然法，不是让领导事”

安局听进去去了县县长在组查明的事实追究罪”文件中只说免去”

既然已经查了”

如此”

平的时候，感到他受到其强大的力，一般人恐怕没有什么见这个人物的勇气和智慧”

七、他想，只怕县县长是强无方啊！魏柏兴想”

人以”

已”

当此大案，虽然这个案件是平城在其中做手脚，可是等的不一样重”

重不住来自某一方面，不是让进领导理”

么局听进去去了县县长在组查明的事实追究罪”文件中只说免去”

既然已经查明”

怎么能如此大事化小，人，虽然案件是平城”

呢，可是”

上兴想：去，上访人以公平合理”

了中富雷给他说的所把”

感到他受到其强大的力，一般人恐怕没有什么见这个人物的勇气和智慧”

八、他想，只怕县县长是强无方啊！魏柏兴想”

人以”

已”

当此大案，虽然这个案件是平城在其中做手脚，可是等的不一样重”

重不住来自某一方面，不是让进领导理”

么局听进去去了县县长在组查明的事实追究罪”文件中只说免去”

既然已经查明”

怎么能如此大事化小，人，虽然案件是平城”

呢，可是”

结果，魏柏兴找我县县长去说一说，给上访人以公平合理的答复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接访 干部

田水泉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接访干部 / 田水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222-07347-0

I. ①接…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9542 号

接访干部

作 者: 田水泉

责任编辑: 朱海涛

执案编辑: 张秀琴

装帧设计: 柏拉图·熊仁丹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 - 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165mm×235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7347-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上任伊始	/ 1
第二章	接风宴上	/ 16
第三章	连夜进京	/ 25
第四章	宾馆见闻	/ 35
第五章	正面冲突	/ 45
第六章	特殊人群	/ 53
第七章	诉说冤情	/ 63
第八章	回家洗尘	/ 68
第九章	唇枪舌剑	/ 75
第十章	赔情酒宴	/ 88
第十一章	值班接访	/ 96
第十二章	湖边对话	/ 106
第十三章	初次下访	/ 116
第十四章	乡镇食堂	/ 131
第十五章	上访培训	/ 137
第十六章	改善环境	/ 155
第十七章	遭遇车祸	/ 166
第十八章	茶社问道	/ 184

第十九章	追悼逝者	/ 201
第二十章	利用价值	/ 211
第二十一章	新任局长	/ 221
第二十二章	联合调查	/ 230
第二十三章	扑朔迷离	/ 236
第二十四章	非法上访	/ 248
第二十五章	路途漫漫	/ 259
第二十六章	省城捞人	/ 271
第二十七章	劫犯迷踪	/ 280
第二十八章	山雨欲来	/ 293
第二十九章	再定行期	/ 305
第三十章	为时已晚	/ 315
尾声		/ 324

第一章 上任伊始

人群中有一个声音喊道：“别过去跟他谈，他是个副的，当不了家！”

一大早，平城县副县长魏柏兴就被走廊里的嘈杂声给吵醒了。

这是魏柏兴从省直机关到平城县就任副县长后在县里住的第一个夜晚。虽然是仲秋时节，但是凉意已浓。他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穿起衣服打开房门往外看，只见走廊里站了几十号人，大都身披破旧的军大衣，也有几个穿着色彩鲜艳的羽绒服，上衣下衣颜色不怎么搭调。他们满满地挤在走廊里，有的袖着手靠在墙上眯着眼打盹，有的在互相嚷嚷着什么，有的在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还有的被烟雾熏得不停地咳着。整条走廊烟雾缭绕，犹如喧闹的集市。

魏柏兴走出屋门冲走廊里的人问道：“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嘈杂的人群依然嘈杂着，没有人回答魏柏兴的问话。

魏柏兴又提高了声音问道：“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这次人群中终于有了回答，不过是几个声音夹在一起的混响：“我们找崔县长。”

魏柏兴这才想起来，人群聚集的地方正好是崔国瑞县长的办公室。他看了一下时间，差一刻钟到六点，崔县长肯定还在熟睡中。

昨天晚上崔县长和魏柏兴谈话到很晚。谈话中，崔县长还专门给司机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司机自己今天住在办公室，不回家了。自从两个月前县委书记调任玉东市交通局长后，崔县长临时代理了县委书记。他在县委、县政府两边忙活，经常晚上回不了家。县里领导的家大都在八十公里之外的玉东市里，平时上下班来回跑，很难得住在县里。这也是中国的一个国情，乡镇领导的家在

县里，县领导的家在市里，市领导的家在省城，省领导的家大部分都在京城。

魏柏兴担心人群的嘈杂声影响了崔县长的休息。自己既然已经起床，不妨把这些人让进屋来，问问他们有什么问题，如果能解决就帮助他们解决一下。走廊里实在太冷了，魏柏兴在门口刚刚站了一会儿就冻得不行，这些人一直站在那里怎么能受得了？

想到这里，魏柏兴就对聚集在走廊里的人群说道：“我是刚到咱们县工作的副县长魏柏兴，你们有什么事情请到我屋里谈吧！”魏柏兴原本以为自己热情的相邀，肯定会招来一阵欢呼声。走廊里那么冷，现在有人请他们到屋里来，怎么能不高兴呢？

但是，人群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了魏柏兴的预料。他们对这位新来副县长的热情邀请表现得出奇的冷淡，连一个响应的声音也没有，更不要说什么欢呼声了。

魏柏兴以为大家伙儿没有听清楚自己的话，就又重复了一遍说：“走廊里太冷了，请你们到我房间里来谈谈吧！我是刚来的副县长魏柏兴。”

这次，倒真有一个人循声向魏柏兴这边走来。这人个子高高的，但是非常瘦，有点形销骨立的感觉。细细高高的身材就像一根麻秆，麻秆的顶部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脸上也是皮包骨般的瘦，颧骨高耸。两只眼睛因为眼眶凹下去的原因，显得眼球突兀，看人的时候犹如两只眼珠子要砸过来一样，有一些凶狠，其间却仿佛又夹杂着一丝怯懦和慌乱。

他就带着这样的目光朝着魏柏兴走了过来，魏柏兴分明感到了一种压迫感。可是，还没有等那人走到魏柏兴跟前，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声音喊道：“别过去跟他谈，他是个副的，当不了家！”这个声音刚落，紧接着又一个声音跟了上来：“我们这事崔县长都办不了，副的更不行，跟他说也是瞎耽误工夫。”

那个人听到身后的喊声，两只突兀的大眼珠子满含歉意地看了魏柏兴一眼，又怯怯地折了回去，在原先自己待的位置站好，继续与众人一起聚集在崔县长的门口等候着。

魏柏兴感觉受到了轻视，有些窝火，真想脱口骂起来。但他忍住了，他明白自己现在的身份与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只是省直机关里的一名普通干部，面对的不是同事就是领导，性格直一些，脾气爆一些，有时候火气上来了骂几句，没人会跟他计较。但现在自己是县领导，面对的大都是最底层的百姓，就要端正态度，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爱发脾气爱骂人了。想到这一层，魏柏兴有些尴尬

地笑了笑，退回房间关上门，开始洗漱起来。

洗漱完毕穿戴整齐，魏柏兴来到办公楼门口，敲开了政府值班室的门。

当班的是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申富贵。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白白净净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有一股儒雅的书卷气。申富贵早已起了床，正靠在床头看电视。见有人推门进来，他赶紧站起身，认出来人是新任副县长魏柏兴，急忙招呼道：“魏县长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刚到县里来还不太适应吧？”

魏柏兴事先看了值班表，知道值班的是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申富贵。他简单答复了申富贵的客套话后问道：“你看见了吗，二楼走廊里聚集了好多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申富贵听了魏柏兴的问话，显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却皱着眉头说：“哦，怪不得您起这么早呢，是被他们吵醒了吧？”

魏柏兴对这位副主任的答非所问显然不太满意，追问道：“那群人这么早聚集在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申富贵却依然一副不紧不慢的口气说：“您说走廊里那些老百姓呀？他们是来找崔县长上访的。”

魏柏兴当然知道那些老百姓是来上访的。他以前在省直机关时，单位大门口也经常可以见到上访人员，他们堵在大门口，一见到里面有人出来就会围上去缠住，也不问来人是干什么的，就叽里呱啦地开始诉说自己的冤屈。搞得机关里的人一看见大门口有上访群众都不敢出门了，生怕被缠住了脱不开身。在那些上访群众的眼里，凡是机关里出来的人都是干部，是干部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就可以给他们申冤鸣屈，所以逮着个人就像遇见了救星一般。

可是眼下，魏柏兴有些想不明白，那些上访群众为什么对一个副县长的主动邀请无动于衷呢？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政府办副主任申富贵：“既然是来上访的，我请他们进屋里谈谈，他们怎么不理睬我呢？”

申富贵看了一眼魏柏兴，张口想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但眉头却依旧紧锁着。

魏柏兴捕捉到了申富贵的这个表情，发现他特别爱皱眉头，料定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就爽快地说道：“到底怎么一回事？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只管说说看。”

申富贵的脸上积攒出了一些愤愤不平，说道：“魏县长您可不知道，那些

上访者的眼光都高着呢！他们眼里只有书记和县长两个一把手；咱们政府的副职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魏县长您刚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不要管他们的事，看见只当作没看见好了，以免他们说出什么大不敬的话让您下不来台。”

听了申富贵这番话，魏柏兴联想到刚才上访者说的那几句话，就知道了问题所在。但他觉得不应该和老百姓计较，还是应该力所能及地为那些上访群众做点什么，就对申富贵说：“他们不愿意进我屋里谈没有关系，但也不能一直站在走廊里呀，走廊里那么冷，看他们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要不先把他们请到会议室吧！”

对魏柏兴这个提议，申富贵却显得不以为然，眉头又皱了几皱，说道：“魏县长，您可能不太了解，那些人是来找崔县长的，见不到崔县长他们哪里也不会去。您现在去请他们到会议室，那些人肯定认为您是故意在支开他们，认为您是在欺骗他们，劝您还是不要去做这个好人了。”

魏柏兴知道申富贵的话有几分道理，但还是觉得自己如果对那些人不问不问似有不妥，想了想就又问道：“门口堵着那么多人，待会儿崔县长起来了怎么出门呢？”

申富贵仍然是一副不以为然的口气说：“这个您放心好了，崔县长自有办法应付他们。当县长的，接待上访群众经验丰富着呢！”

说着，申富贵又带着一丝纳闷的语气自言自语道：“也真奇怪了，每次崔县长在县里过夜，第二天早上肯定会有上访的来堵门，真不知道这些上访群众消息怎么那么灵通！”他这样说着，眉头皱得愈发紧了。

魏柏兴还想再说什么，转而一想，自己刚到县里来工作，对县里的社情民意等诸多情况还不很了解，问得太多、管得太宽也不太好。于是，他对申富贵说了一声“你休息吧”，就从值班室走了出来。

走出值班室，魏柏兴并没有再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回去也没法睡觉了，还不如到外边走走，锻炼锻炼身体，呼吸一下早晨清新的空气。这样想着，魏柏兴就走出了县政府大院。

县政府的大门外，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湖泊。湖泊很大，至少有四千多亩的水面。在晨雾笼罩之下，烟波浩渺，水天一色，远远望去，如梦如幻，犹在画中，风景确实很不一般。据说，这是本省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比北京的昆明湖还要大一千亩，是杭州西湖的一半，相当于南京莫愁湖的三倍，台湾日月潭的

三分之二。

到县里来任职之前，魏柏兴专门看了关于平城县的介绍，对平城县的历史沿革和人文地理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知道关于平城县这个湖泊的形成还有一个历史传说：古时黄河五年三泛，每次黄河泛滥时，平城县城就关闭城门，把黄河水堵在城墙之外，当黄河水退去之后，城外就淤积了大量泥沙，久而久之，形成了城内低、城外高的地貌。明崇祯十五年，义军领袖李自成几经血战，攻克了池深城坚的平城。他效法秦始皇灭六国时采取的“欲倾大树，先剪重枝”的战略，下令拆除了平城的古城墙。然后，李自成率领起义大军继续北上，在黄河一带与明军展开了生死决战，一时战局僵持不下，双方都想以水代兵，就扒开了黄河。黄河水狂泻南奔，一日千里，淹没了已经没有城墙保护的平城，使之形成了一个水下是城、水上是湖的湖泊，水面循着原来的城墙呈规则的长方形，这一点在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湖泊中是极为罕见的。当地老百姓还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城湖。

魏柏兴围着城湖散步，不时会有人从他身边跑步而过。

在这样一个小县城里，晨起锻炼的人还真不少，男女老少都有，有围着城湖跑步的，也有在湖边打拳舞剑的。

魏柏兴记起曾经在网上看到过的一项调查，说是生活在县城里的这部分人是幸福感最强的，也是夫妻间过性生活最频繁的人群。当时办公室里很多同事对这个调查还不以为然，甚至抱有怀疑态度。现在看着围着城湖晨练的人们，魏柏兴相信网上的调查结果有一定的道理。这样一边走着一边想着，魏柏兴也受到了身边人的感染，不由自主地跑起步来。

谁知跑了没有多远，魏柏兴就累得喘了起来。看来久居省城的他，身体确实大不如从前了。记得当年读大学时，他一直是全校万米跑纪录的保持者。参加工作之后的头几年，魏柏兴依然坚持锻炼，连续夺得过两届省直机关运动会万米跑冠军，在机关里出尽了风头。那时，他走路的步速在机关里都是最快的。只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的繁忙，魏柏兴才逐渐丢掉了跑步的好习惯，像所有的机关干部一样，走起路来变得慢慢悠悠四平八稳。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魏柏兴已经记不清楚上一次跑步是在什么时候了。如此缺乏运动，没跑多远就吁吁直喘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他知道，已过不惑之年的自己无法再言当年之勇了。于是，魏柏兴停止了跑步，折回头来，开始慢慢地往回走。

天色越来越亮，加入晨练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走着走着，魏柏兴无意间听到了身后两个人的对话。

一个说：“杨主任，政府新来的魏县长有什么来头吗？看着他年龄不大呀，是下来镀金的吧？是不是干两年就提拔了？”

另一个说：“那个，据了解也没什么来头，估计在省直机关混不下去了，想下来得点实惠吧。那个，他长得面嫩，其实年龄也不小了，四十出头了，他们生活在城里的人保养得好。那个，人过四十周，升官没盼头；人过四十五，升官没有谱。在省直机关他这个年龄才弄个副处，也提拔不到哪里去了，没有什么奔头了。”

一个说：“在政府他分管哪一块呀？给他明确了吗？”

另一个说：“那个，前几天常委会上已经研究过了，准备让他负责联系政法，他好像大学时学的法律，也算专业对口吧。他昨天刚来上班，还不知道崔县长跟他谈了没有。”

一个说：“副县长管政法能管什么呀？法检两院地位越来越高，张口闭口司法独立，根本不把政府这边放在眼里，政府通知个会两长都不来参加，顶多派个副职来。公安局虽说是政府的组成部门，但听说局长都要升为副县级了，有的地方还要进常委呢，能把副县长放眼里？更管不了了。只有一个司法局可以管，可司法局也是个清闲衙门，有什么好管的呢？”

另一个说：“那个，你说得也有道理。不过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以前抓政法工作的副县长权力很大，人人都想管这一块，现在却成了姥爷不疼姥姥不爱的闲摆设。也不知道上面都是怎么考虑的，那么多副县长都不是常委，却让公安局长进常委，到底是副县长管局长呀，还是局长管副县长呀！”

一个说：“咱们县怎么考虑的呀？李大有局长有没有希望解决副县级呀？会不会魏县长把公安局长兼了呢？好多地方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都是让政府的副职兼任公安局长的。”

另一个说：“那个，原来咱县也有这个考虑，可是现在不行了，上面又提了新要求，县一级的公安局长必须上过街、站过岗，当过基层派出所所长，据说就是专门为了防止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设的框框。至于李大有能不能直接解决副县级，还要看他自己的能耐了。”

一个说：“这样啊，那魏县长不就是一个闲差吗？”

另一个说：“那个，也不能这么说，他还有一块工作呢，就是信访工作，

政府那边的信访工作也归他管。”

一个说：“信访局不是设在县委这边吗？信访局余局长不还兼着县委办副主任吗？那怎么说也是您的地盘呀！”

另一个说：“那个，信访局虽然在县委楼里，但一直是党委政府合署办公的，作为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县长，他也有好多工作要做，不会轻松的。”

一个说：“不管怎么说，魏县长分管信访，那他也归您领导了！”

另一个笑了笑说：“那个，话也不能这样说，他是副县长，是政府领导。”

一个说：“他是政府领导，可您是县委领导呀，他当然得归您领导了。”

另一个说：“那个，不管归谁领导，这个活儿都不好干，属于高危岗位了，说不定哪天就会受到牵连。那个，县委让他负责信访，也是想加强一下力量，信访工作光靠以前那些做法，越来越不好做了，省里市里一再强调要依法处理信访事项。魏县长学法律的，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不过，要求好提，做起来可就难了。”

一个说：“是啊，都知道信访这活儿不好干，政府里那些副县长们都不愿意管这一块，这下总算有人干了。”

.....

魏柏兴无意间听到这段对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他已经听出来，身后的那个说话总先说“那个”的，是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杨本家，自己在昨天四大家领导的接风宴上已经见过了。杨本家长得矮墩墩的，方方正正的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小眼镜，眼镜后面的眼睛堆着笑意，很有亲和力。尤其是他说话时老是“那个那个”的，让人印象深刻。魏柏兴初见杨本家时，觉得他这个人不错，笑眯眯的好像自家兄长。谁想到他竟然在背后这样议论自己，真是令人不舒服。

说实话，魏柏兴并不是在省直混不下去了才下到县里来任职的，他们说的不正确。魏柏兴真想停下来过去跟他们把情况讲清楚，但他忍住了。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刚到县里来当领导，以前那种火暴脾气应该收敛一下，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要和人辩论一番，不把问题搞清楚决不罢休。

这次省直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在分流下派的人员中原本没有他的名字，是他主动要求下来的。在机关工作将近二十年了，魏柏兴虽然在仕途上没有多大进步，但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还是深受领导和群众认可的。他属于那种工作兢兢业业，既有工作能力又态度积极的人，平时性格比较直爽，有什么话喜欢当面说，决不搞阴谋诡计。尽管有时候为了工作的原因发一些脾气，甚至会骂人，

但领导和同事都知道他的为人，很少有人跟他计较。所以，这些年改革分流了好多次，每一次他的位置都安然无忧。

这次，机关又要进行人员分流，魏柏兴突然意识到省直机关的工作实在没有太大的意思，一天一天重复着一样的工作，过一天等于过了一年，过一年等于过了十年，真有点浪费人生大好时光的感觉，于是就有了换换工作环境的想法。在征得夫人安香的同意后，他就主动找到领导报了名，要求到县里来任职。领导不想让他离开机关，极力挽留，但他去意已决。领导实在不想失去这员干将，就说可以让他到县里任职，先把人事关系带到县里，但如果有一天他想回来，机关会立即办理调动手续，再把他要回来。魏柏兴虽然心里清楚一旦下去想再回来就不会那么简单了，但是领导的这个态度还是让他深感欣慰。

可是，刚才杨本家主任竟然说他是省直机关混不下去了才到县里来的，实在是冤枉了他。不过，魏柏兴也承认杨主任的话多少有几分道理。他之所以选择下到县里来工作，跟他在省直机关一直没有解决职务问题还是有一定关系的。试想，如果他现在当着处长、主任什么的，他还会要求到县里来当什么副县长吗？

但魏柏兴还是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杨本家主任对他在县政府所分管工作的评价，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昨天晚上，崔国瑞县长专门找魏柏兴谈了工作分工问题，明确让他分管联系政法工作。崔国瑞县长一再强调了政法工作的重要性，大谈了一番政法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中心工作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以及政府依法行政面临的严峻形势，言谈之中好像让魏柏兴分管这块工作是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尤其是谈到信访工作，崔县长希望他发挥自身优势，改变一下目前全县信访工作的被动局面，真正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信访条例》的规定，做到依法上访、依法接访，让平城县的信访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与崔县长谈完话后，魏柏兴心情很是激动，回到办公室就开始学习《信访条例》，一直看到很晚才上床睡觉。他跃跃欲试，有一种摩拳擦掌大干一番事业的冲动。

可是，刚刚听了身后两位关于他工作的议论，魏柏兴才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工作境况，心里有了一点点的后悔。事实上，在关于魏柏兴到县里任什么职务的问题上，机关领导专门征求过他的意见。领导的意思是安排他到县委工作，直接进常委担任个部长或者副书记，而魏柏兴自己却坚持要到县政府工作。他觉得，县委是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是务虚的，而政府是做具体工作的，是务

实的，自己在省直机关已经务虚了多年，这次既然要求到基层来，就应该做一些具体的实际工作。如果下到县里还像在机关工作一样，自己担任的也只是一个闲差，那就背离了他主动要求到县里来的初衷。

容不得魏柏兴有太多思考，政府大门已经近在眼前了。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迎面而来的人的面孔已经清晰可见。魏柏兴担心会被身后的杨本家认出来，毕竟他们见过面。如果这个时候让他给认了出来，彼此都不免有些尴尬。这样想着，魏柏兴放弃了继续晨练的打算，紧跑几步，闪身进了政府大院的大门。

聚集在崔县长门口的上访群众仍在坚守着阵地，走廊依然被烟雾笼罩着。

魏柏兴走过来时，那些上访者都以歉疚甚至是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却没有人主动给他腾出路来。只有那位麻秆身材的人，用两只突兀的眼珠子怯怯地看了他一眼，往旁边挪了挪，算是给他让了道。魏柏兴刚才听了申富贵介绍的情况，也不再自作多情去招呼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理睬自己，只好在人群之中闪转腾挪练习穿插，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回到了办公室。

他刚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起来，一看来电显示，原来是妻子安香打过来的。她这么早打电话过来，魏柏兴以为家里有什么事情，急忙接起电话问道：“什么事呀？”

妻子安香显然对他的问话不太满意，责怪地说道：“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魏柏兴知道安香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就连忙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这么早打电话来，我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呢！”

安香说：“事情倒是没有，我就是查查你的岗，你不要嫌我打电话早，以后我会经常打电话给你的，说不准半夜也要打你的电话，你得有思想准备，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哦！”

“欢迎领导随时监督检查。”魏柏兴听了妻子的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魏柏兴与安香结婚九年了，已经安然度过了所谓“七年之痒”的危险期，进入了平稳发展的健康轨道，同时也进入了举案齐眉却视而不见的审美疲劳期。平日里，他们各上各的班，各忙各的事，各有各的应酬。下班回到家里后，也是你看你的电视，我玩我的电脑，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称得上是相濡以沫、琴瑟相调。曾几何时，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风平浪静、波澜不兴的日

子了。

但是，随着魏柏兴离开省城下县任职的日期越来越近，他们多年来一成不变的日子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一向对魏柏兴不管不问、信任有加的安香，开始时不时地敲起了警钟、擂起了响鼓。不知道她一下子从哪里弄来那么多关于县级领导干部的各种情况材料，一会儿用贪恋女色而腐败堕落的官员的典型案例对他晓之以理，一会儿又用诸如“天天做新郎，夜夜进洞房，到处都是丈母娘”的俗话俚语对他进行防腐教育。

每当安香郑重其事地跟他谈这些话题时，魏柏兴在可笑之余又会有一丝欣慰，他心里想，看来自己离开机关下县任职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这样至少可以使他们夫妻间的感情温度升高一些。

安香打电话来并没有跟魏柏兴讲太多的话，就像她说的那样，这个电话就是查岗的，既然魏柏兴在岗，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魏柏兴知道，早上的时间对安香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新加坡独资的外企，管理相当严格，每天上下班都要指纹打卡，迟到早退不仅要扣发当日奖金，而且还要记录在案，作为考核员工年度业绩的一项内容，直接关系到下一次聘用合同的签署。安香又是那种事业心强的人，在工作的问题上绝对是一丝不苟，无论天气如何恶劣，她都会按时上下班，也无论头天晚上睡得多么晚，早上她都会按时起床。

起床之后，安香的洗漱化妆程序也是很复杂的，没有半个多小时是出不来的。为此，她专门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有时候魏柏兴和她开玩笑，说再怎么化妆也已经是半老徐娘青春不再了。但安香对魏柏兴的话不屑一顾，说女人化妆并非都是为了留住青春容颜，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粉红女郎》里的“万人迷”有句话说得精辟：“男人一旦不思考了，就证明他老了；而女人一旦不化妆了，就证明她也老了。”为了证明自己还没有老，安香必须坚持每天早晚各半个多小时的化妆工序，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马虎的。

魏柏兴也不得不承认，安香花在化妆上的时间并没有白费，而是非常值得，已经三十多岁的她，皮肤依然白如凝脂富有弹性，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安香在电话中提了一个要求，想到县里来看看他的工作环境。魏柏兴答应说，等他把一切安顿下来，稍微熟悉一下县里的情况后，就请她过来。安香同意了。

挂掉安香的电话后，魏柏兴坐在椅子上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他想起了以

前机关同事议论的一些话，他们称呼领导干部的老婆为“纪委书记”，现在看来是很有几分道理的。安香对他盯得如此之紧，真的比纪委书记还要严格得多、管用得多呢！

去食堂吃早饭的时候，魏柏兴再次路过了崔国瑞县长的门口。他发现崔县长已经起床了，办公室的门大开着，那群上访的群众却不见了踪影。

魏柏兴感到有点纳闷，几十名上访群众那么早就围守在崔县长的门口，现在崔县长的门开了，他们却不见了人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满怀狐疑的魏柏兴走进了崔县长的办公室。

崔县长已经洗漱完毕，正坐在办公桌前翻开一堆文件材料，见魏柏兴走了进来，急忙站起来招呼他说：“怎么样，魏县长？房间里冷不冷？县里的条件差些，你休息得还可以吧？”

“冷倒是不冷，一直开着空调呢！只是早上让走廊里的人给吵醒了，起得有点早。”魏柏兴有意提到那些上访的人。

崔县长说：“你是说那些上访群众吧？”

“是啊，他们不是找您吗？怎么不见人了？”魏柏兴感到很奇怪。

“我已经把他们打发走了。”说这话时，崔县长的表情显得很轻松，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魏柏兴却有些不解。从早上那些上访群众的架势看，一旦崔县长打开了办公室的门，他们肯定会一拥而进，缠住崔县长不放，不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是不会离开的。魏柏兴怎么也没有想到，崔县长这么快就脱身了。

魏柏兴问道：“早上我起床看到他们都在走廊里站着，就想请他们到我屋里谈一谈，他们不肯，说就等着见您。您怎么那么快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崔县长叹了一口气，答非所问地说：“有时候真拿这些老百姓没有办法。魏县长你一直在省直机关工作，对县里的情况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慢慢地你就会了解了，跟老百姓打交道，难啊！”说着，崔县长就开始往门外走，一边走一边招呼魏柏兴说：“走吧，吃饭去，吃完饭我还得去县委那边开个会。”

机关食堂在政府大院的一角，是一个二层小楼，一楼大厅是机关干部的餐厅，四大家领导在二楼专门有个小餐厅，一天三顿免费供应，每顿都是四菜一汤外加米面两种主食，做得还算可口，但是来食堂就餐的四大家领导并不多。早上他们要从市里赶过来，来不及吃。中午和晚上外边的应酬太多，光陪客都陪不过来，更不会到餐厅来就餐。真正常在餐厅吃饭的，是几个在县里挂职的

干部，他们住在县里，人生地不熟，应酬自然也很少，难得到外边吃顿饭，只好把餐厅当作自家的厨房，聊以果腹罢了。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魏柏兴刚刚进门，政府办主任赵天明就带着副主任申富贵跟了进来。

赵天明身材不高，但浓眉大眼，五官很是周正，年龄看着不大，但鬓角已有不少白发。他进来之后先是一言不发，把魏柏兴住的房子里里外外地巡视了一遍之后，才对魏柏兴说道：“魏县长，政府领导太多，我们办公室人手有限，可能服务不周，您缺什么东西就说，千万不要客气。”

魏柏兴知道赵天明说的是实际情况，县政府的县长、副县长外加一个正县级干部两个县长助理，领导人数一共有十四个，是比较多的。这么多政府领导全靠办公室服务，也真是难为他这个办公室主任了。于是，他就对赵天明说：“你们做办公室工作很辛苦，以后我在这里工作，免不了要给你们添更多的麻烦。”

“魏县长您千万不能这样说，您是县领导，您是为咱们县服务的，我们为您服务也是应该的，只是咱们县城比不上省机关，服务水平可能层次低了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服务不周的地方，您不要太见怪，还请您多多理解！”赵天明赶紧说，话语十分诚恳。

魏柏兴知道赵天明在跟他客气，也就客气地回答说：“赵主任不要太客气了，我来县里是干工作的，不是享受生活的。再说我的生活其实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太多讲究，谈不上周到不周到的。真有什么生活必需，我也不会客气的。”

赵天明听了魏柏兴的客气话，显得很高兴，笑着说：“那就好，我们最喜欢这样的领导。”说着，他把申富贵叫到魏柏兴面前说：“是这样的，魏县长，咱们政府的县长一人配一个政府办的副主任负责联络服务工作，以后小申就跟着您了，有什么事情您可以直接安排他去办。”

魏柏兴伸出手来和申富贵握了握，先是看着赵天明说：“哦，我和申富贵早上已经见过了。”然后又看着申富贵说：“以后你就多辛苦了。”

申富贵脸上并无太多生动的表情，只是眉头紧锁着，客气地说：“为领导服务是应该的，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以后如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还请魏县长多批评、多包涵！”

赵天明在一边又说道：“魏县长，还有就是现在咱们政府的车比较紧张，车况也都不大好，先让22号车跟您跑着，22号车虽说是个普桑，但挂着警牌，您家在省城，肯定要经常来回跑的，用警车可以省不少过路费。只是车的档次